

傳記文學 月刊連載(2012-2014)



國家人權博物館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http://www.nhrm.gov.tw>

籌備處

PREPARATORY
OFFICE

指導



綠島因緣

「白色恐怖」紀事

胡月子丹著



綠島囚緣

「白色恐怖」紀事

胡子丹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綠島因緣 / 胡子丹—初版--台北市

國際翻譯社出版 2015 年

448 頁 ; 15 x 21 x 4.2 公分

ISBN 978-957-9495-84-4

1.胡子丹 2.台灣傳記 3.白色恐怖

783.3886

104005481

綠 島 因 緣

著 者 胡 子 丹 lakehu1929@yahoo.com.tw

台北郵箱 3022 傳真(02) 23318090

電話(02) 23712402 / 23318080

出 版 者 胡 子 丹

主 編 蔡 淑 玲

總 經 銷 國際翻譯社

郵撥帳號 1542015-9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25 號 6 樓 12 室

訂書專線 02-23712402 / 23318080

印 刷 騏泰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 22222990

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

版 次 2012-2014 台灣《傳記文學》月刊連載

2015 年 6 月 30 日初版

訂 價 平裝本 新台幣 350 元

ISBN 978-957-9495-84-4

謹以本書，紀念曾在

台灣戒嚴期間（1949-1987）

所謂 50 年代的荒謬時代，

生活在台灣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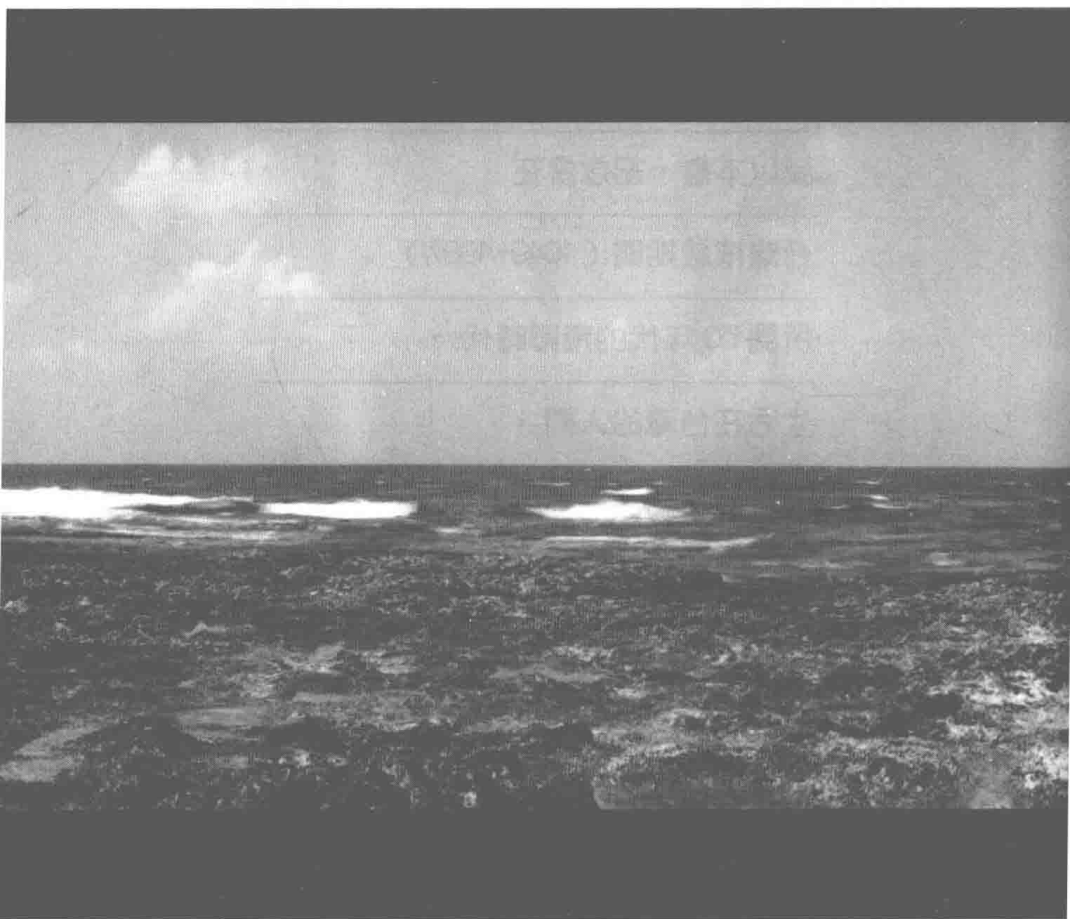
尤其被冤為政治受難者的朋友。

政治受難者不全是政治犯，

而政治犯則全是政治受難者。

歷史的錯失，可以諒解；

歷史的真相，不可忘！



新生訓導處面對太平洋的美景





新生訓導處門前觀看水中巨石的倒影

前言

這本小書，除了第一、第三十篇，和附文兩篇外，其餘計二十八篇，寫的全是我在綠島生活的情形。第一篇可視作綠島前緣，附文兩篇等於是綠島續緣；我在綠島一共生活了 3212 天，所以書名叫《綠島因緣》。



在綠島爲什麼待了那麼久？是因爲我被敵人的敵人抓起來了。我罪「莫須有」，只因爲軍中同學甲在給同學乙的信中，附筆問我好。我的 20 至 31 歲的青春歲月，便在整個人生中被腰斬了，而腰斬的痼疾，被標籤了一輩子，其中最久最精緻的日日夜夜是囚居綠島。所以書名叫《綠島因緣》。

那是 20 世紀 50 年代，在台灣，那是「白色恐怖」期間，被稱作荒謬時代，本書所記述的只是萬千荒謬故事其中之一。信不信由你；不過，我還是希望你相信。教科書裡是罕見記載的。

這三十二篇文章，都曾刊登在台灣《傳記文學》月刊，前三十篇是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12 月連載；附文兩篇是 1999 年 3 月，和 2005 年 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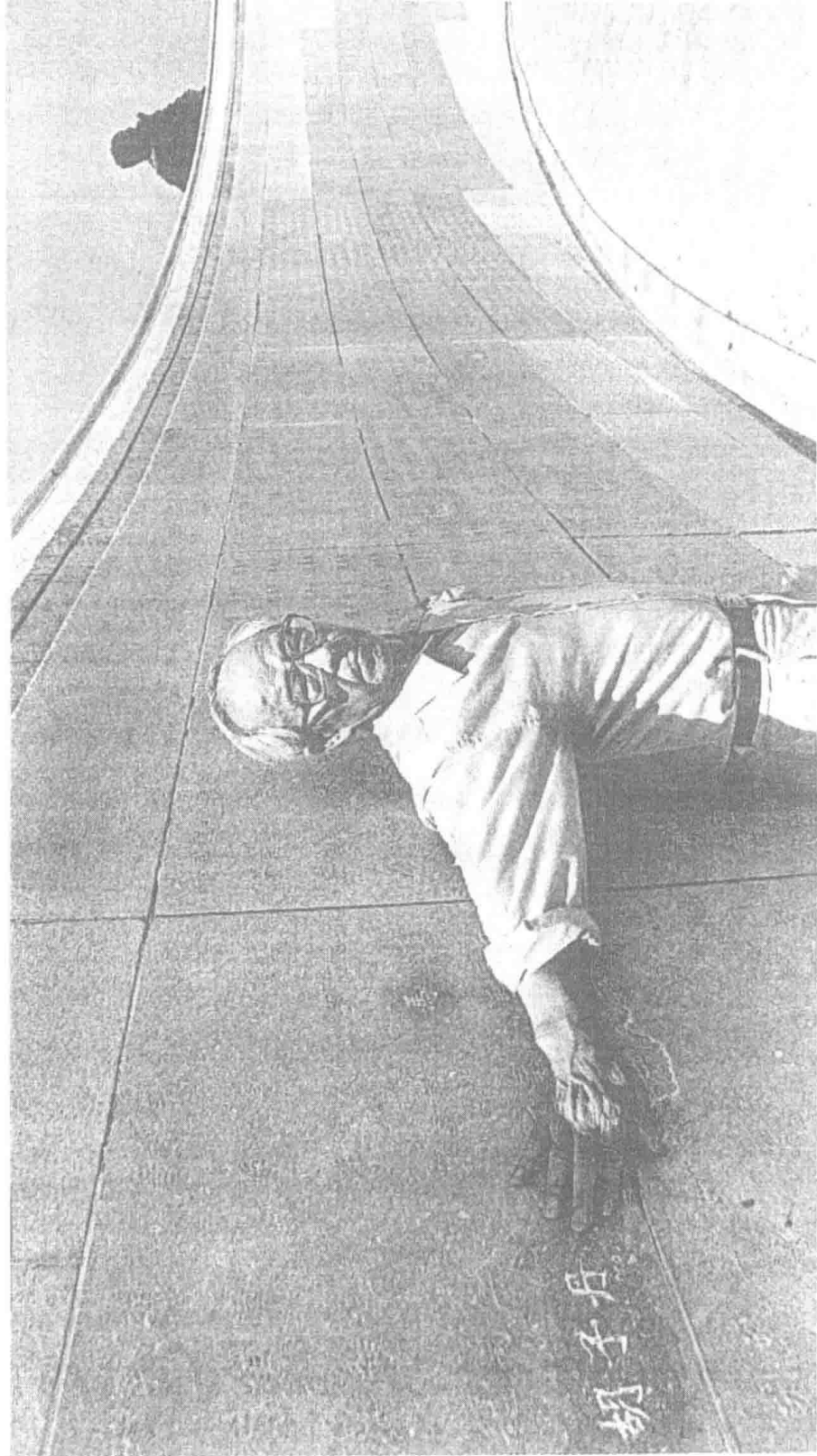
之所以興起出版單行本，是爲了給自己在百年以後留一個紀念，也爲了給那個「白色恐怖」時期留下一個見證；更爲了當有人問起我曾在綠島，是怎樣生活下來的？這本書就成了最佳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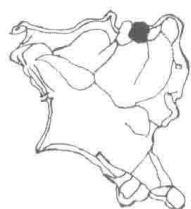
謝謝您開始看這本小書。

胡子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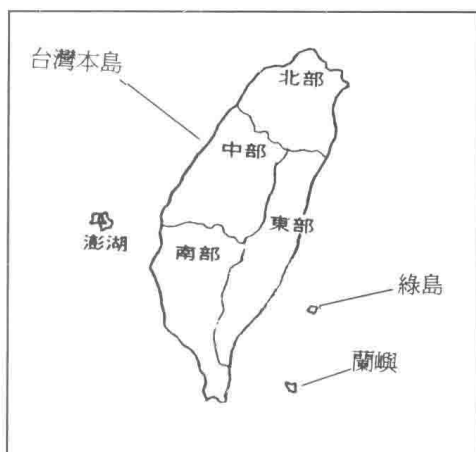
於台北國際翻譯社 2015 年 6 月 1 日

胡子丹伸臂後靠人權民主牆的前輩們芳名上（潘小俠攝）





綠島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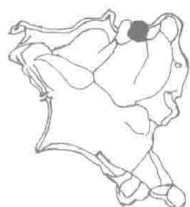


目次

前言

- | | | |
|-----|----|-------------|
| 001 | 一 | 陪客 |
| 017 | 二 | 綠島的三大文化機構 |
| 027 | 三 | 在綠島，我們拒絕刺青 |
| 037 | 四 | 坐牢的另一個名字是忍辱 |
| 049 | 五 | 和周聯華牧師的五次見面 |
| 063 | 六 | 綠島也有春天 |
| 075 | 七 | 綠島的兩次大起解 |
| 085 | 八 | 綠島的吃人樹 |
| 095 | 九 | 掛狗頭賣羊肉 |
| 107 | 十 | 幫廚記 |
| 117 | 十一 | 往事並不如煙 |
| 127 | 十二 | 酒不醉人人自醉 |
| 135 | 十三 | 不自由中的自由 |

145	十四	以無用之人看管可疑之人
161	十五	教科書不教的歷史
171	十六	四維峰下八德坡前
179	十七	新生訓導處的鼠蠅買賣
187	十八	在綠島，我學會了剃頭和打針
197	十九	在綠島，我們看不到一本《三民主義》
211	二十	坐牢，要減少無謂犧牲
221	二一	抓人秘密誘捕放人必須找保
229	二二	坐牢期間的「小確幸」
239	二三	石頭石頭石頭
251	二四	在海邊拾貝殼
263	二五	你不知道的「新生訓導處」
273	二六	《綠島小夜曲》與綠島
283	二七	糞坑下的趣聞
293	二八	單隊長的「多行不義必自斃」
303	二九	颱風和我同在綠島
317	三十	離開綠島，我是怎樣走過來的
359	附文 1	中國書城十五年
395	附文 2	我在國際翻譯社四十年



01—陪客

「白色恐怖」紀事之一

我當過一次荒謬的「陪客」，自始至終，如電擊、如醉酒、如臨淵、如撞車，騰雲駕霧，疑夢非夢。迄今 60 多年來，後遺症是經常重夢斯夢，沒消沒歇，夢中拳打腳踢、咬牙切齒，汗如雨！泣如吼！其內容我未曾吐露隻字片語，被勒令不得洩漏是主要原因，而人證難覓，物證不存，洩漏了恐也少人置信。

那一年，1949，記得很清楚，是 12 月 3 日，我在台灣左營，在服役的永昌號軍艦上，被敵人



永昌軍艦的同型軍艦永樂軍艦（戚嘉林提供）



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1995 年 5 月 4 日胡子丹攝）

的敵人誘捕了，羈押到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①。只因爲同學宋平在香港給在左營的同學陳明誠寫了封信，附筆問我好，我沒看信更沒寫信，信的內容也未被告知。被捕的事兒在當時的海軍大環境裡，並不稀罕新鮮。左營街上，碼頭艦艇間，常有耳語，不是張三失蹤，就是李四沒影兒；黃安號^②跑了，重慶號^③溜了，長治號^④

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心惶惶。官校的學生們，整批整班的被



逮捕，校長魏濟民和海訓團主任林祥光也都成了招待所的來賓。總司令桂永清的隨身參謀徐時輔和第二艦隊司令林遵，陣前倒戈，竟高居敵營中海軍要職，還有那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拱手讓出了長江天險，等等等等，這當然都是事後知曉的歷史。尤其令人頓足太息的是，海軍中主持情報的兩位陸軍官長董行健和黃開元，竟因索賄或姦淫「來賓」妻女等惡行被處決。那年頭，海軍中有多少菁英便栽在他們手中，被冤死、被囚禁多年，被逼走海外。「罪疑惟重，罰疑從與」，

每一位「在刼」官兵，無法消受那莫須有的罪名，也不能容忍那無緣無故的人身侵犯。辦案人大言不慚：亂世辦案，錯、冤即使有，也只佔百分之幾。他怎省得，對那百分之幾的當事人來說，卻是百分百的憤慨終生，憾恨終生。

我被押進了招待所的一個防空洞裡，眼見「先進」十來位，或坐或躺或站，或在榻榻米橫頭的泥地上來回不停走動。有穿軍服的，也有穿睡衣，抿嘴蹙眉，焦慮異常，還有一人瑟縮榻榻米上，裹在軍毯裡呻吟，「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一時間，我暈頭轉向，怎麼看也不像電影上的監獄模樣，沒人穿囚衣，手銬腳鐐也沒有。牆上貼有一張告示：「查本所近日來賓甚多，加以房屋窄狹，不便之處，尚祈諸來賓見諒。所長劉斌敬啓。」

我把這 32 個字一連默唸幾遍，好怪！真好笑。除了這個防空洞，另外一定還有牢房。對！對！不然和我同一囚車來的難友們，關到何處去？我們被囚牢中，偏偏叫做招待所，關進來了，又尊稱我們為來賓；是嘲諷？戲謔？明明是軍事機關，為什麼要如此政治味？神秘兮兮！恐怖異常！

我正驚魂未定，失神忐忑、急躁無助時，忽有人低聲呼喚我的名字，定睛一看，竟是海訓團的陸錦明大隊長，第一次見他穿睡衣，難不成也成了來賓？他湊我耳朵，鄭重、簡短，一字一字：「喚你談話時，不知道的別亂說，受刑、挨殺威棒時別亂說，遇到意外遭遇時更不能亂說。性命交關，切切牢記。」殷殷諄諄，堅持堅定。第二天我被調房了，至今一甲子，沒再見到陸大隊長。

有別於山洞的囚房才是真正囚房，傍山而建的間間小屋，兩排各十數間，中間甬道約有一步半寬，不到百步長，盡頭處各有鐵欄柵加鐵門。小屋有兩疊榻榻米大，門上肩高處有一郵筒般小口，是給水、給食和班長吆呼我們的所在；光線自高牆的透風孔斜入，讓我們分辨出方向和晨昏。兩位室友比我稍長，一是「八艦」^⑤的姜光緒，另一乃官校學生，我忘了名姓。三人相處數月，姜兄離開時，送我一本殘缺不全英漢字典的遺骸，這是他每天背熟後撕下一頁和水吞到肚中、剩下來尚未裹腹的佳餚。他有兩句名言：「你必須設法殺時間，不然時間會殺了你！」那位學生自告奮勇教我球面三角，說是大圓航行必修課程；和我分手時，他居然重複了陸

大隊長的那句話，同義不同詞，也是耳語，也是一字一字，棒喝錐刺：「任何情況不要亂說話！尤其是碰到了意外情況！」當時我完全聽不懂這些話的意思。幾個月後的某一個夜晚，我豁然開朗！因為我真的碰到了意外，意外得不管怎麼解釋都覺得意外！簡直是一齣戲，戲如人生！

有人精心分析：抓進招待所的來賓是三個月一期，最多三期必須結案，必須送往軍法處走完軍法程序。我的案子聽說問題不大，但人多，恐怕非得三期不可。我苦惱尋思，同學間寫信，只是附筆問我好，我能怎樣？我又會被怎樣？到底寫了些什麼？百思不得其解，天問奈何！不得不狠下心來：「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自己無法把握的事，乾脆別想它。

兩位室友走了，打從我的第三期開始，我這囚室裡，前腳走後腳來、進進出出的有好幾位，其中一位印象深刻，姓張，小我三兩歲，說是幼校學生，白皙細聲，愛哭愛笑，沒待幾天，是調房了還是離去？不知道。好多年後，始知他成了名作家，馮馮是也。

乍睡乍醒，往往錯覺到自我失落，泣聲牢愈靜，耳語囚更愁；

夜中常聽到有人被叫去談話，凌晨被送回牢房後的呻吟啜泣，這都是正常的牢獄音響。如果不見回房，或是班長關照室友代為收拾衣物，那敢情有了意外，後果就夠馳騁想像：被移送軍法處，或去了反共先鋒營，甚至回軍了，這都是好兆頭，我們為之慶幸、樂聞；要不然，押去桃子園碼頭被斃了，被麻袋蒙頭丟進太平洋了；來風絕非空穴，類似的種種駭人聽聞，彼時我們常常拒聞，到頭來，卻事實得不由你不相信。

等待的日子不好過，沒有消息的等待更不好過。在第一期的三個月裡，分分秒秒，等待又等待，等待談話；腦中一片混亂，我 15 歲從軍，陸訓艦訓加服役，直至 20 歲被捕，家人全陷大陸，揪心更甚。挨到了第三期的三個月裡，秒秒分分，又是等待再等待，等待發落。我已經享受了殺威棒，也曾在談話刑求時被炮製了口供，這都是我在第二期三個月裡經歷過的風風火火。此期間，嚴控情緒卻盡是情緒，我居然想到了死，死的實景聽到的、看到的已經够多，要為自己編織一個，甚至想到了死的方式，撞牆、放封時猛撞鐵絲網的水泥柱、絕食，把牙刷的柄磨尖用來割腕....等等，想到死前的